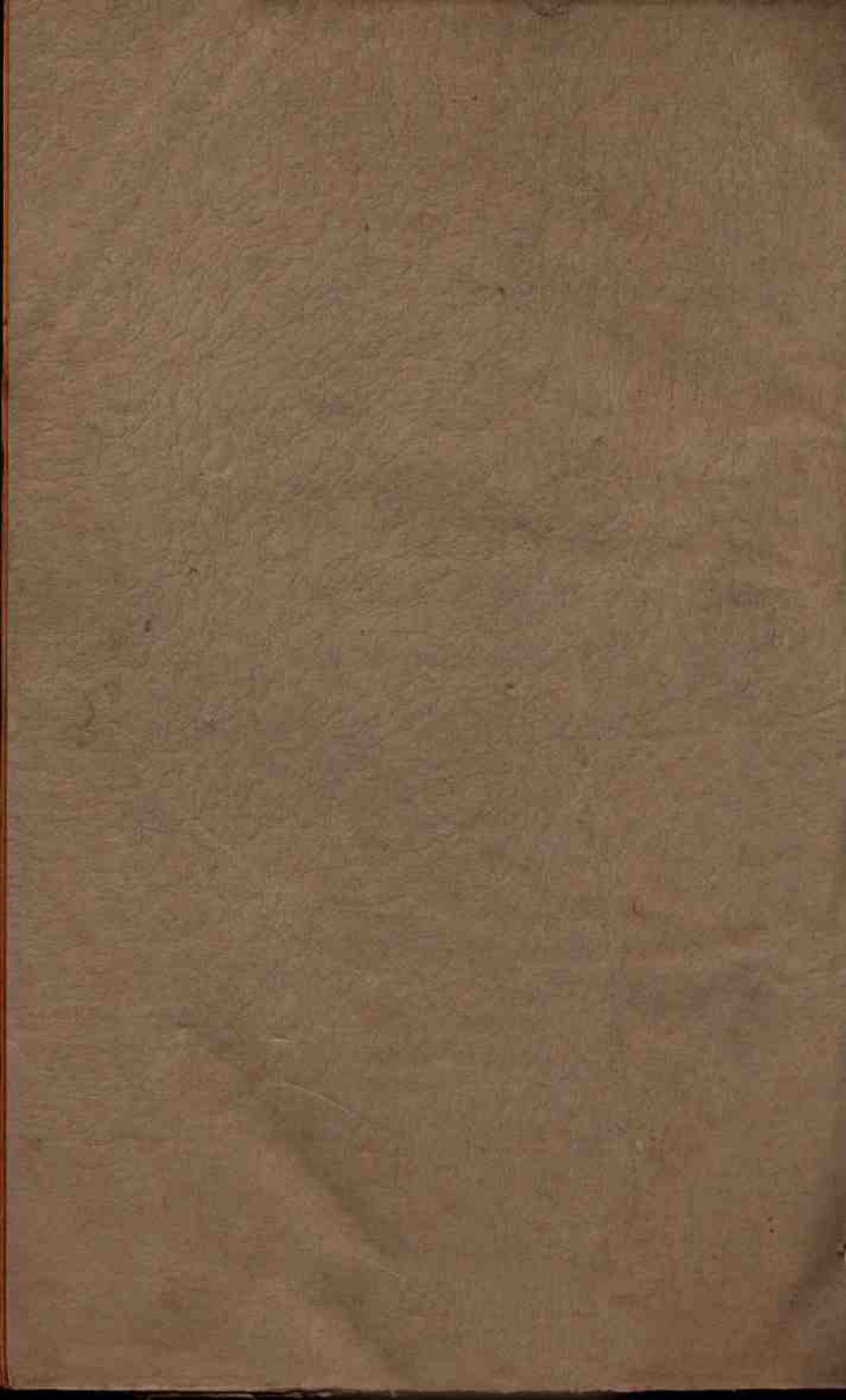




前漢書卷九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元后傳第六十八

孝元皇后王莽之姑也莽自謂黃帝之後其自本曰

師古曰述其本系

黃帝姓姚氏八世生虞舜舜起嫡訥以嫡

爲姓

師古曰嫡水名也曲水曰訥言因水爲姓也訥音而銳反○該音義曰嫡訥字書曰嫡舜姓也該案舜居嫡水因以爲姓

至周武王封舜後嫡滿於陳是爲胡

公十三世生完完字敬仲齊

師古曰齊古齊字

齊桓公以爲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齊國三世稱王

○宋祁曰齊本

三作

二王王建爲秦所滅項羽起封建孫安爲濟北王至漢興安失國齊人謂之王家因以爲氏文景間安

孫遂字伯紀處東平陵

師古曰濟南之縣

生賀字翁孺爲武帝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豎盧等黨與及吏畏懦

逗遛當坐者

師古曰憚音乃嘆反逗音住又音豆

翁孺皆縱不誅它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

師古曰二千石者奏

而殺之其千石以下則得專誅

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語見酷吏傳翁孺以奉使不稱冤

師古曰不稱謂不副所委

嘆曰吾聞活千人有封子孫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翁孺既免而與東平陵終氏爲怨迺徙魏郡

元城委粟里爲三老魏郡人德之元城建公曰

服虔曰元城人年老者也

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陰爲陽雄土火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八列傳

相乘

李奇曰此龜文也陰元后也陽漢也王氏葬後土也漢火也故曰土火相乘陰臨而沙麓崩

故有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興其齊田

乎

張晏曰陰數八八八六十四土數五故六百四十五歲也春秋僖十四年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今王翁孺徙正直在乙亥至哀帝元壽二年哀帝崩元后始攝政歲在庚申沙麓崩後六百四十五歲

今王翁孺徙正直

其地

師古曰直亦當○宋祁曰注末當有也字

日月當之元城郭東有五鹿之虛即沙鹿地也

師古曰虛讀曰墟

後八十年當有貴女

興天下云

翁孺生禁字稚君少學法律長安為廷尉史本始三年生女政君即元后也禁有大志不修廉隅好酒色

多取傍妻凡有四女八男長女君俠次即元后政君次君力次君弟長男鳳孝卿次曼元卿譚子元

○宋祁曰

譚字上當有次字

崇少子商子夏立子叔根稚卿逢時季卿唯鳳崇興元后政君同母母適妻魏郡李氏女也

古師

曰適讀

後以妬去更嫁為河內荀賓妻初李親任政君在身

師古曰懷任

夢月入其懷及壯大婉順得婦人道

嘗許嫁未行所許者死後東平王聘政君為姬未入王薨禁獨怪之使卜數者相政君

師古曰數計也若言今之祿命書也

數音所具反

當大貴不可言禁心以為然迺教書學鼓琴五鳳中獻政君年十八矣入掖庭為家人子歲餘會

皇太子所愛幸司馬良娣病且死謂太子曰妾死非天命迺諸娣妾更人更祝祖殺我

師古曰更言工衛反

太子憐

之且以為然及司馬良娣死太子悲悲發病忽忽不樂因以過怒諸娣妾莫得進見者久之

○宋祁曰越本無者字

宣帝聞太子恨過諸娣妾欲順適其意迺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可以處侍太子者

師古曰此處與誤同

政君與在

其計曰：「及太子朝皇后，遇見政君等五人，微令旁長御問知太子所欲，太子殊無意於五人者，不

得已於皇后。

師古曰：恐不副皇后意，故言不得已。

彊應曰：「此中一人可。」

師古曰：非其本心，故曰彊。

是時政君坐近太子，又獨衣絳緣，諸于

師古曰：諸于大掖衣，即挂衣之類也。

長御即以爲是皇后使侍中杜輔掖庭令澗賢交送政君太子宮。

師古曰：澗姓也，交送謂侍中掖庭令難爲

使。見丙殿得御幸有身，先是著太子後宮娣妾以十數，御幸久者七八年，莫有子及王妃。壹幸而有身，甘

露三年，生成帝於甲館，置堂爲世適皇孫。

師古曰：適讀曰嫡。

宣帝愛之，自名曰鶯，字太孫，常置左右。後三年，宣帝

崩，太子卽位，是爲孝元帝。立太孫爲太子，以母王姬爲婕妤，封父禁爲陽平侯。後三日，婕妤立爲皇后，禁

位特進，禁弟弘至長樂衛尉。永光二年，禁薨，諡曰頃侯。長子鳳嗣侯，爲衛尉。侍中皇后自有子，後希復進

見太子壯大，寬博恭慎，語在成紀。其後幸酒樂燕樂。

師古曰：幸酒好酒也。樂宴樂好宴私之樂也。解具在成紀。

元帝不以爲能，而傳昭

儀有寵於上，生定陶共王王多材，慈上甚愛之，坐則側席，行則同輦。

師古曰：側席謂附近御坐。

常有欲廢太子而立

共王時，鳳在位，與皇后太子同心憂懼，賴侍中史丹擁右太子。

師古曰：右音佑，助也。

語在丹傳上，亦以皇后素謹慎

而太子先帝所常留意，故得不廢。元帝崩，太子立，是爲孝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以鳳爲大司馬、大將軍，

領尙書事，益封五千戶。王氏之興自鳳始，又封太后同母弟崇爲安成侯，食邑萬戶。鳳庶弟譚等皆賜爵

關內侯，食邑其賈黃霧四塞終日。

師古曰：塞滿也。言四方皆滿。

天子以問諫大夫楊興、博士駟勝等，對皆以爲陰盛侵

陽之氣也高祖之約也非功臣不侯今太后諸弟皆以無功爲侯非高祖之約外戚未曾有也故天爲見

異言事者多以爲然鳳於是懼上書辭謝曰陛下卽位思慕諒闇

師古曰商書云高宗諒闇諒信也闇故默也言居父喪信默三年不言也

詔臣鳳典領尙書事上無以明聖德下無以益政治今有茹星天地赤黃之異

師古曰茹與李同

咎在臣鳳當伏

顯戮以謝天下今諒闇已畢大義皆舉宜躬親萬機以承天心因乞骸骨辭職上報曰朕承先帝聖緒涉

道未深不明事情是以陰陽錯繆日月無光赤黃之氣充塞天下咎在朕躬今大將軍迺引過自予欲上

尙書事歸大將軍印綬罷大司馬官是明朕之不德也朕委將軍以事誠欲庶幾有成顯先祖之功德將

軍其專心固意輔朕之不逮毋有所疑後五年諸吏散騎安成侯崇薨諡曰共侯有遺腹子奉世嗣侯太

后甚哀之明年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爲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

封故世謂之五侯太后同產唯曼蚤卒

張晏曰同父則爲同產不必同母也上言唯鳳崇同母也

餘畢侯矣太后母李親荀氏妻生一

男名參寡居頃侯禁在時太后令禁還李親

師古曰召還王氏

太后憐參欲以田蚡爲比而封之

李奇曰田蚡與孝景王后同母

異父得封故也師古曰此例也音必寢反

上曰封田氏非正也以參爲侍中水衡都尉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

官滿朝廷大將軍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顧

師古曰顧與專同凡事皆不自專也

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

異材○宋祁曰舊本異字上有奇字考異無故削之今越本亦無

上召見歆誦讀詩賦甚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欲以爲中常侍召取衣冠臨

當拜左右皆曰未曉大將軍師古曰上曰此小事何須關大將軍左右叩頭爭之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

可適止其見憚如此上卽位數年無繼嗣體常不平師古曰言多疾疾定陶共王來朝太后與上承先帝意過共

王甚厚賞賜十倍於它王不以往事為纖介師古曰往事謂先帝時欲以代太子也言無纖介之嫌怒共王之來朝也天子留不遣歸

國上謂共王我未有子人命不諱師古曰人命無常不可諱○宋祁曰注曰字下當有言字注宋當有也字一朝有它且不復相見師古曰它謂晏駕也

爾長留待我矣其後天子疾益有瘳共王因留國邸旦夕侍上上甚親重大將軍鳳心不便共王在京師

會日蝕鳳因言日蝕陰盛之象為非常異定陶王雖親於禮當奉藩在國今留侍京師詭正非常師古曰詭違也

故天見戒宜遣王之國上不得已於鳳而許之師古曰言迫於鳳不得止共王辭去上與相對涕泣而決京兆尹王章

素剛直敢言以為鳳建遣共王之國非是師古曰建立其議也迺奏封事言日蝕之咎矣天子召見章延問以事章

對曰天道聰明佑善而災惡以瑞異為符效今陛下以未有繼嗣引近定陶王師古曰近音巨斬反所以承宗廟重

社稷上順天心下安百姓此正義善事當有祥瑞何故致災異災異之發為大臣顓政者也今聞大將軍

猥歸日蝕之咎於定陶王師古曰猥猶曲也建遣之國苟欲使天子孤立於上顓擅朝事以便其私非忠臣也且

日蝕陰侵陽臣顓君之咎今政事大小皆自鳳出天子曾不壹舉手鳳不內省責○宋祁曰省字上當有自字反歸咎

善人推遠定陶王師古曰遠音于萬反且鳳誣罔不忠非一事也前丞相樂昌侯商師古曰王商也本以先帝外屬內行篤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九十八列傳

有威重位歷將相國家柱石巨也其人守正不肯諂飾隨風委曲卒用閹門之事爲鳳所罷身以憂死

庶慙之又鳳知其小婦弟張美人已嘗適人

師古曰小婦妾也弟謂女弟卽妹也

於禮不宜配御至尊託以爲宜子內之後

宮苟以私其妻弟聞張美人未嘗任身就館也

師古曰是則不爲宜子明鳳所言非實

且羌胡尙殺首子以盪腸正世

師古曰盪

洗滌也言婦初來所生之子或它姓

○宋祁曰賜當作腹況於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此三者皆大事陛下所自見足以知其餘及它

所不見者

師古曰以所見者譬之則不見者可知

鳳不可令久典事宜退使就第選忠賢以代之自鳳之白罷商後遣定陶

王也上不能平及聞章言天子感寤納之謂章曰微京兆尹直言吾不聞社稷計

師古曰微無也

且唯賢知賢君

試爲朕求可以自輔者於是章奏封事薦中山孝王舅琅邪太守馮野王先帝時歷二卿忠信質直知謀

有餘野王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聖主樂進賢也上自爲太子時數聞野王先帝名卿聲譽出鳳遠甚方

倚欲以代鳳初章每召見上輒辟左右

師古曰辟讀曰闢

時太后從弟長樂衛尉弘子侍中音

師古曰弘者太后之叔父也音則從

父獨側聽具知章言以語鳳鳳聞之稱病出就第上疏乞骸骨謝上曰臣材無愚惡得以外屬兄弟七人

封爲列侯宗族蒙恩賞賜無量輔政出入七年國家委任臣鳳所言輒聽薦士常用無一功善陰陽不調

災異數見咎在臣鳳奉職無狀此臣一當退也五經傳記師所誦說咸以日蝕之咎在於大臣非其人易

曰折其右肱

師古曰豐卦九三爻辭也肱臂也

此臣二當退也河平以來臣久病連年數出在外曠職素餐此臣三當退

也師古曰空廢職也

陛下以皇太后故不忍誅廢臣猶自知當遠流放又重自念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兄弟宗族所蒙

不測當殺身靡骨死師古曰靡碎也音武皮反

不當以無益之故有離寢門之心誠歲餘以來所苦加侵師古曰侵

實也師古曰實也音直用反

○宋祁曰越

不勝大願願乞骸骨歸自治養冀賴陛下神靈未埋髮齒暮月之間幸得瘳愈

復望帷幄不然必實溝壑臣以非材見私天下知臣受恩深也以病得全骸骨歸天下知臣被恩見哀重

巍巍也

師古曰巍巍高貌重音直用反

進退於國爲厚萬無纖介之議師古曰論者不唯陛下哀憐其辭指甚哀太后聞

之爲垂涕不御食上少而親倚鳳弗忍廢迺報鳳曰朕秉事不明政事多闕故天變雲臻咸在朕躬師古曰

古

將軍迺深引過自予欲乞骸骨而退則朕將何嚮焉書不云乎公毋困我

師古曰周書洛誥載成王告周公辭也言公必須留

京師古曰得還去而令

我困務專精神安心自持期於亟瘳稱朕意焉

師古曰亟急瘳差也

於是鳳起視事上使尙書劾奏章知野

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

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章死獄中妻

子徙合浦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郡國守相刺史皆出其門

師古曰言爲其家索屬者皆得大官

又以侍中太僕音爲御

史大夫列於三公而五侯羣弟爭爲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至後庭姬妾各數十人僮奴以千百數羅鐘

磬舞鄭女作倡優狗馬馳逐大治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閣道連屬彌望

師古曰彌竟也言望之極目也屬音之欲反

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

○宋祁曰怒音暖五反上聲

壞決高都連竟外杜

服虔曰壞決高都水入長安商都水在長安西也孟康曰杜鄠二縣之間

田畝一金言其境自長安至杜陵也李奇曰長安有高都水杜里既壞決高都作嚴復衍及外杜里師古曰成都侯商自擅穿帝城引水耳曲陽無此事又雖大作第宅不得從長安至杜陵也李說爲是

山漸臺西白虎

師古曰皆放效天子之制也

○其奢侈如此然皆通敏人事好士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

尙鳳輔政凡十一歲陽朔三年秋鳳病天子數自臨問親執其手涕泣曰將軍病如有不可言平阿侯譚

次將軍矣

師古曰不可言謂死也不欲斥言之

鳳頓首泣曰譚等雖與臣至親行皆奢僭無以率導百姓不如御史大夫音

謹敕

師古曰

臣敢以死保之及鳳且死上疏謝上復固薦音自代言譚等五人必不可用天子然之初譚

僭不肯事鳳

師古曰僭慢也音據

而音敬鳳卑恭如子故薦之鳳薨天子臨弔贈寵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自長安至

渭陵謚曰敬成侯子襄嗣侯爲衛尉御史大夫音竟代鳳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而平阿侯譚位特進領城

門外谷永說譚令讓不受城門職由是與音不平語在永傳音既以從舅越親用事小心親職歲餘上下

詔曰車騎將軍音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前爲御史大夫以外親宜典兵馬入爲將軍不獲宰相之封朕甚

憐焉其封音爲安陽侯食邑與五侯等俱三千戶初成都侯商嘗病欲避暑從上借明光宮

師古曰黃圖云明光宮在

城內近

後又穿長安城引內澧水注第中大陂以行船立羽蓋張周帷幘濯越歌

師古曰幘與幘同濯與濯同皆所以行船也令

執幘握人爲越歌也幘謂襍之短者也今

上幸商第見穿城引水意恨內銜之未言後微行出過曲陽侯

第又見國中土山漸臺似類白虎殿師古曰黃龍云在未央宮於是上怒以讓車騎將軍音商根兄弟欲自貶師古曰

后上聞之大怒迺使尚書責問司隸校尉京兆尹知成都侯商擅穿帝城決引澧水曲陽侯根驕奢僭上

赤墀青瑱

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如清曰門閭格再重如人衣領再重裏者青名曰青瑱天子門制也師古曰孟說是青瑱者刻爲連瑱文而以青塗之也紅陽侯立父子

臧匿姦猾亡命賓客爲羣盜司隸京兆皆阿縱不舉奏正法二人頓首皆戶下又賜車騎將軍音策書曰

外家何甘樂禍敗

師古曰言此罪過並身自爲之

而欲自黥劓相戮辱於太后前傷慈母之心以危亂國外家宗族盟上

一身寔弱日久

師古曰寔濟也

今將一施之

師古曰行刑罰

君其召諸侯令待府舍

師古曰令總集音之府舍待詔命

是日詔尚書奏文

帝時誅將軍薄昭故事車騎將軍音籍蒙請罪

師古曰自坐也上言就刑戮也

商立根皆負斧質謝上不忍誅然後得已

久之平阿侯譚薨諡曰安侯子仁嗣侯太后憐弟曼蚤死獨不封曼寡婦渠供養東宮子莽幼孤不及等

比

師古曰比音必察反○宋祁曰婦舊本作婦

常以爲語平阿侯譚成都侯商及在位多稱莽者久之上復下詔追封曼爲新

都哀侯而子莽嗣爵爲新都侯後又封太后姊子淳于長爲定陵侯王氏親屬侯者凡十人上悔廢平阿

侯譚不輔政而薨也迺復進成都侯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幕府得舉吏如將軍杜鄴說車騎將軍音令

親附商語在鄴傳王氏爵位日盛唯音爲修整數諫正有忠節輔政八年薨賜贈如大將軍諡曰敬侯子

舜嗣侯爲太僕侍中特進成都侯商代音爲大司馬衛將軍而紅陽侯立位特進領城門兵商輔政四歲

病乞骸骨天子聞之更以爲大將軍益封二千戶賜錢百萬商薨賜如大將軍故事諡曰景成侯子況

嗣侯紅陽侯立次當輔政有罪過語在孫寶傳上迺廢立而用光祿勳曲陽侯根爲大司馬票騎將軍歲

餘益封千七百戶高平侯逢時無材能名稱是歲薨諡曰戴侯子買之嗣侯綏和元年上卽位二十餘年

無繼嗣而定陶共王已薨子嗣立爲王王祖母定陶傅太后重賂遺票騎將軍根爲王求漢嗣根爲言上

亦欲立之遂徵定陶王爲太子時根輔政五歲矣乞骸骨上迺益封根五千戶賜安車駟馬黃金五百斤

罷就第先是定陵侯淳于長以外屬能謀議爲衛尉侍中在輔政之次是歲新都侯莽告長伏罪與紅陽

侯立相連師古曰伏罪謂嘗罪陰伏未發者也長下獄死立就國語在長傳故曲陽侯根薦莽以自代上亦以爲莽有忠節

遂擢莽從侍中騎都尉光祿大夫爲大司馬歲餘成帝崩哀帝卽位太后詔莽就第避帝外家哀帝初優

莽不聽莽上書固乞骸骨而退上迺下詔曰曲陽侯根前在位建社稷策侍中太僕安陽侯舜往時護太

子家導朕忠誠專壹有舊恩新都侯莽憂勞國家執義堅固庶幾與爲治太皇太后○宋祁曰趙本無太皇字詔休就

第朕甚閔焉其益封根二千戶舜五百戶莽三百五十戶以莽爲特進朝朔望又還紅陽侯立京師哀帝

少而聞知王氏驕盛心不能善以初立故優之後月餘司隸校尉解光奏曲陽侯根宗重身尊三世據權

五將秉政天下幅湊自效師古曰效獻也獻其款誠○宋祁曰浙本注文獻並作致根行貪邪臧累鉅萬縱橫恣意師古曰橫反大治室

第第中起土山立兩市殿上赤墀戶青瑣遊觀射獵使奴從者被甲持弓弩陳爲步兵止宿離宮水衡共

張師古曰共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發民治道百姓苦其役內懷姦邪欲斃朝政

師古曰斃與管同

推親近吏主簿張業以爲尙

書蔽上壘下內塞王路外交藩巨驕奢僭上壞亂制度案根骨肉至親社稷大臣

師古曰至親謂於成帝爲舅

先帝棄

天下根不悲哀思慕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樂五官殿嚴王飛君等

如淳曰五官官名也外戚傳曰五官視三百石

置酒歌

舞捐忘先帝厚恩背臣子義及根兄子成都侯況幸得以外親繼父爲列侯侍中不思報厚恩亦聘取故

掖庭貴人以爲妻皆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於是天子曰先帝遇根況父子至厚也今迺背忘恩義以根

嘗建社稷之策

師古曰謂立哀帝爲嗣也

遣就國免況爲庶人歸故郡根及況父商所薦舉爲官者皆罷後二歲傳太

后帝母丁姬皆稱尊號有司奏新都侯莽前爲大司馬貶抑尊號之議虧損孝道及平阿侯仁臧匿趙昭

儀親屬皆就國天下多冤王氏諫大夫楊宣上封事言孝成皇帝深惟宗廟之重稱述陛下至德以承天

序聖策深遠恩德至厚惟念先帝之意豈不欲以陛下自代奉承東宮哉

師古曰言供養太后

太皇太后春秋七十

數更憂傷

師古曰更經也音工衛反

敕令親屬引領以避丁傅

師古曰引領自引首領而退也

行道之人爲之隕涕況於陛下時登高

遠望獨不悲於延陵乎哀帝深感其言復封商中子邑爲成都侯元壽元年日蝕賢良對策多訟新都侯

莽者上於是徵莽及平阿侯仁還京師待太后曲陽侯根薨國除明年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以莽爲大

司馬與共徵立中山王奉哀帝後是爲平帝帝九歲常年被疾太后臨朝委政於莽莽諡威福紅陽侯立

莽諸父平阿侯仁素剛直莽內憚之令大臣以罪過奏遣立仁就國莽日誑耀太后言輔政致太平羣臣

奏請尊莽爲安漢公後遂遣使者迫守立仁令自殺賜立諡曰荒侯子桂嗣仁諡曰刺侯子衡嗣是歲元

始三年也明年莽風羣臣奏立莽女爲皇后師古曰風讀曰風又奏尊莽爲宰衡莽母及兩子皆封爲列侯語在

莽傳莽既外羣羣臣令稱己功德又內媚事旁側長御以下賂遺以千萬數白尊太后姊妹君俠爲廣恩

君君力爲廣惠君君弟爲廣施君皆食湯沐邑日夜共譽莽莽又知太后婦人厭居深宮中莽欲虞樂以

市其權張晏曰以遊觀之樂易其權若市買之易物者也師古曰虞與娛同迺令太后四時車駕巡狩四郊師古曰邑外謂之郊近二十里也○宋祁曰近字下當有郊字

劉奉世曰言郊不必二十里也鄧槐里焉得云近存見孤寡貞婦春幸蘭館師古曰漢宮闈疏云上林苑有蘭觀蓋露蘭之所也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霸

水而祓除師古曰桑採桑也道循也謂緣水邊夏遊御宿鄧杜之間師古曰御宿苑在長安城南今之御宿川是也○宋祁曰鄧一本作御秋歷東館望昆明

集黃山宮冬饗飲飛羽師古曰黃山宮在槐里飛羽殿在未央宮中羽字或作雨校獵上蘭師古曰上蘭觀名也在上林中登長平館師古曰在臨涇長平坂也臨涇

水而覽焉太后所至屬縣輒施恩惠賜民錢帛牛酒歲以爲常太后從容言曰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我始入太子家

時見於內殿至今五六十歲尙頗識之師古曰識記也音式志反莽因曰太子宮幸近可壹往遊觀不足以爲勞於是

太后幸太子宮師古曰說讀曰悅太后旁弄兒病在外舍服虔曰言婢侍史生兒取以作弄兒也莽自親候之其欲得太后意

如此平帝崩無子莽徵宣帝玄孫選最少者廣戚侯子劉嬰年二歲託以卜相爲最吉迺風公卿奏請立

嬰爲孺子

師古曰風讀曰風

令宰衡安漢公莽踐阼居攝如周公傳成王故事太后不以爲可力不能禁於是莽

遂爲攝皇帝改元稱制焉俄而宗室安衆侯劉崇及東郡太守翟義等惡之更舉兵欲誅莽

師古曰更太晉工衡反

后聞之曰人心不相達也

師古曰言所見者同

我雖婦人亦知莽必以是自危不可其後莽遂以符命自立爲眞皇

帝先奉諸符瑞以白太后太后大驚初漢高祖入咸陽至霸上秦王子嬰降於軹道奉上始皇璽及高祖

誅項籍卽天子位因御服其璽世世傳受號曰漢傳國璽以孺子未立

○宋祁曰別本作未卽立或作未卽位

璽藏長樂宮

及莽卽位請璽太后不肯授莽使安陽侯舜諭指舜素謹敕太后雅愛信之舜既見太后知其爲莽求

璽怒罵之曰而屬父子宗族蒙漢家力富貴累世

師古曰而汝也

既無以報受人孤寄乘便利時奪取其國

師古曰孤

寄言以孤

不復顧恩義人如此者狗豬不食其餘

師古曰言惡賤

天下豈有而兄弟邪且若自以金匱符命爲新

皇帝

師古曰若亦汝

變更正朔服制亦當自更作璽傳之萬世何用此亡國不祥璽爲而欲求之我漢家老寡婦

旦暮且死欲與此璽俱葬終不可得太后因涕泣而言旁側長御以下皆垂涕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迺

仰謂太后臣等已無可言者

師古曰言不可諫止

莽必欲得傳國璽太后寔能終不與邪太后聞舜語切恐莽欲脅

之迺出漢傳國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滅族也

○宋祁曰知而越本知作如考異更作如舜既得傳國璽

奏之莽大說

師古曰說

酒爲太后置酒未央宮漸臺大縱衆樂莽又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

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漢廢以奉天

命莽迺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

師古曰愚

莽因曰此諄德之臣也

師古曰諄

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璽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

服虔曰銅璽如璽形以銅爲之也○劉奉世曰當云

新室文母

莽迺下詔曰予視羣公咸曰休哉

師古曰視讀曰示休美也

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

爲子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協于新室

○宋祁曰熙寧監本作協于新室

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

帝之代世傳行詔籙爲西王母共具之祥

師古曰洪音居用反

當爲歷代爲母昭然著明予祇畏天命敢不欽承謹

以令月吉日親率羣公諸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綬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

師古曰此絃謂璽之紐也

太后聽許莽

於是燒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初莽爲安漢公時又諂太后奏尊元帝廟爲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

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爲新室文母絕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孝元廟

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更爲文母太

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爲文母寢食堂

孟康曰寢音撰音灼曰寢具也

既成名曰長壽宮以太后在故未謂之廟莽

以太后好出遊觀迺車駕置酒長壽宮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

神靈與何治而壞之

師古曰與音預言此何罪於故無所干預何爲毀壞之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爲如今有知我迺人之妃妾

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私謂左右曰此人嫚神多矣能久得祐乎飲酒不樂而罷自莽篡位後知太后怨恨求所以媚太后無不爲然愈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莽更漢家黑貂著黃貂孟康曰侍中所著貂也莽更漢制也師古曰更亦改又

改漢正朔伏臘日太后令其官屬黑貂至漢家正臘日獨與其左右相對飲酒食太后年八十四建國五

年二月癸丑崩三月乙酉合葬渭陵莽詔大夫揚雄作誄曰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作合於漢配元生成著

其協於元城沙麓太陰精者謂夢月也太後崩後十年漢兵誅莽初紅陽侯立就國南陽與諸劉結恩立

少子丹爲中山太守世祖初起丹降爲將軍戰死上閔之封丹子泓爲武桓侯至今師古曰泓音於宏反

司徒掾班彪曰三代以來○宋祁曰三代字上當有自字春秋所記王公國君與其失世稀不以女寵漢興后妃之家呂

霍上官幾危國者數矣師古曰幾音巨依反數音所角反及王莽之興由孝元后歷漢四世爲天下母嚮國六十餘載羣

弟世繼更持國柄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五將十侯卒成新都位號已移於天下而元后卷卷猶握一璽師古曰卷音其國反解在

劉向傳不欲以授莽婦人之仁慈夫

前漢書卷九十八